

《20世纪中国美学史》(四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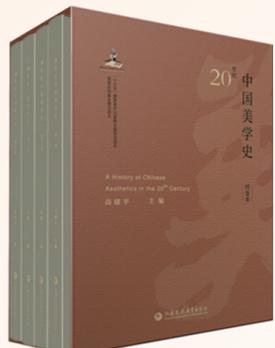
为广大美学爱好者领航

□陈千叶

高建平主编的《20世纪中国美学史》(四卷本)甫一问世就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且好评如潮。作为一名美学爱好者,因为研究之需翻阅到此书,不禁为大著深厚的学术积淀、广阔的历史视野、条分缕析的研究功力而击节不已。

高建平作为一名美学大家,在为学界呈现全面科学且有深度的20世纪中国美学大观之际,也为广大美学爱好者提供了难得的学术领航。例如,《20世纪中国美学史》(卷一)“现代中国美学的开端”用一个章节详细论述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作者在论述中多次引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强调此文传达出的观点与主张在王国维美学思想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标记作用,并立足艺术与情感、艺术与政治、艺术与道德三对关系的考量予以精妙的剖析,令人信服。

就艺术与情感关系维度而言,王国维在脱胎于叔本华的思想之外寻求形成自己的美学思想,逐渐由形而上学的思考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求索。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提出了艺术的两种基本元素——景和情。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有了更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如“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遂之感情为主。其写景也,亦必以己深遂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不止于此,在



高建平 主编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人间词话》中,他在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基础上,提出“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两个文学创作中相伴相生的因素,从最开始勾勒出的平行线,到逐渐延伸,带有倾向性的交汇,最终确立“情”因素的统领地位。“景”所自带的属于知识的客观性溶解于“情”的包容性和主观性当中,这与《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论及的诗歌文学

理想状态,南北融合的诗歌精神有着共通之处。

由此,也勾连起了王国维美学观念中对文学艺术纯粹性的执着,即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王国维一直推崇“超功利美学”,认为艺术不涉及世俗的利害关系,他曾经批评中国古代诗歌,认为诗人都是政治家,都有政治理想和抱负掺杂在文学艺术当中,所以中国的文学失去了其纯粹的价值和内涵。若是仅仅由此单方面观之,《屈子文学之精神》与其在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持有的观点似乎是相悖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王国维美学思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深刻而又崇高的超越性和纯粹性,他追求的是脱离世俗而不局限于个体的,力求与全人类相联系的文学艺术。“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而他口中的“诗人之眼”是“通古今而观之”的,区分点在于是将聚光灯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某一群体甚至某个人,还是如旭日东升明月高挂,将目光投注于全人类涵盖广阔的时间与空间的,一种普遍的知识与情感的欲求。前者只是单纯地满足欲望,而后者功在千秋。

最后,王国维思想中艺术与道德的碰撞来源于文学理想与文学现实之间的

差距。他在《文学小言》中写道,“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因此,王国维的思想主张在进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与先前结论的纠偏和修正,他在论述杜甫“人格”时,一改对中国古代诗人同时是政治家这一身份的不满,赞美其崇高的人格和“诗史”的巨大文学成就。这或许表明他逐渐意识到政治本身和文人的政治倾向性作为人与社会产生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反映文人道德和表达相关情感上是避无可避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探讨了“人格”与“天才”两种原质的结合,也就是屈原和他的诗歌文学。承袭于北方文学的在现实中的郁郁不得志,和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铸成深邃而又苦闷的坚实地基,为屈原的诗歌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感养料。北方学派和南方学派、入世和出世,可以被放大为王国维美学思想中的知识与情感。同时人格与天才、诗歌之景和诗歌之情,在文章中细致细腻地收束为耽于感情和瑰丽想象。

一言以蔽之,《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的思想观点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发展史上烙下了鲜明印记,值得研究者高度重视。仅仅从此一个观察点而管窥,《20世纪中国美学史》堪称时下不可多得的美学研究经典著作。

《你看看你!小蛇》

好的绘本一定是“柔软”的

□吴静芬

2024年10月,王祖民创作的《你看看你!小蛇》出版上市,至此,他创作的“十二生肖书系”继《我是老虎我怕谁》《小公鸡大棒啦!》《小兔一点儿也不怕》《小小龙挖挖挖》后,又多了一位新成员。

今年元旦,我和小朋友们一起共读了《你看看你!小蛇》这个绘本故事。在阅读现场,我感受到小朋友们都很喜欢故事里的小蛇,虽然小蛇总是好心办坏事,但是他们都能认可小蛇的热心肠,并为之产生共鸣。

作为中国著名绘本画家,王祖民的作品屡获大奖,他还多次担任国内外绘本大赛评委。他曾经说过,出书、得奖都不重要,孩子们觉得他的书好看、好玩,才是最让他开心的事。

他的“十二生肖书系”进行了很多探索创新。创作风格上,他采用了多种多样的绘画方式,不仅用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还运用了丙烯颜料厚涂、淡彩晕染等;故事创意上,他把十二生肖动物拟人化,赋予每一个生肖动物独特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又与孩子们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

《小兔一点儿也不怕》的开篇,就是一只胆小的小兔子被妈妈要求独自出门买东西,它感到孤独害怕。我第一次翻阅这个绘本时,就觉得用买东西这件事切入故事,可见王祖民大懂孩子的心思了。我小时候就和绘本里的小兔一样,对独自去店里买东西有恐惧感,那个时候我特别希望能有一路同行的小伙伴。我想,很多孩子应该都能对小兔这种胆怯的心理感同身受。

《小兔一点儿也不怕》的文字非常简单,但与画面关联起来后,生动地呈现了小兔起伏的心情,很有场景代入感。

同样,王祖民在创作《你看看你!小蛇》这个故事的时候也花了很多心思。在十二生肖中,蛇总是给人冰冷的感觉,让人害怕。如何让这个故事温暖一些?王祖民想到给小蛇设定一个好心办坏事的形象。故事一开始,小蛇老是办坏事,而随着故事的徐徐展开,情节被推向高潮,最后小蛇和老虎一起合力,终于办成了好事。小蛇因此得到了老虎的表扬鼓励,从不自信到自信,努力超越了自己。

在王祖民的笔下,小蛇的绘制采用了青色和紫色两种色彩的组合,为什么要用这么醒目的颜色?王祖民说,青色是有活力和生命力的颜色。青色与紫色绘制的小蛇,在画面中明亮突出,容易让孩子对其产生亲切感,更能快乐阅读。

在“十二生肖书系”中,王祖民还将一些传统文化融入创作中,比如《你看看你!小蛇》里采用了中式服饰设计元素,《小兔一点儿也不怕》中也有许多中国传统节日的场景。

“我们的绘本要走向国际,不管是版权输出,还是参加评奖,一定要把中国元素充分表现出来。因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在世界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也是中国原创绘本有辨识度的一大原因,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绘本是中国人创作的。”在王祖民看来,绘本创作者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才能把本土文化元素巧妙运用到绘本创作中。

另外,如何在绘本创作中融入创作者的个性元素?对此,王祖民认为,绘本创作者非常需要有童心,要保持孩子一样的心境去创作。“我之前在出版社上班,别的部门的编辑工作累的时候,就会来我们绘本编辑办公室坐一坐,翻阅一下绘本,他们笑称这是‘吃小甜点’。因为他们在绘本纯净清澈的故事里收获了美和快乐,体会到了故事背后蕴含的深意。”

好的绘本一定是“柔软”的,它们会通过一个个看似简单的故事,让读者自己去感悟背后传递的道理,一定不是说教。这是王祖民平日特别强调的。一旦绘本开始说教就没了趣味性,孩子的阅读兴趣也就没了。

读王祖民的绘本,第一遍会觉得挺幽默好玩。再读一遍,就能慢慢悟出故事背后的一些哲理性思考。继续读一遍,就能觉察出绘本创作中的鲜明特色,这种特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假如你还没读过王祖民的绘本,建议你一定要读一读。



王祖民 王莺 文图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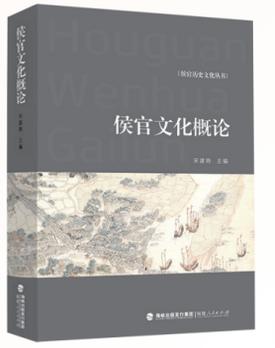
《侯官文化概论》

深挖侯官文化历史“富矿”

□汪毅夫

在历史的长河中,福建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作为地名,侯官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建安元年(196年),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侯官的地域范围不断变化,但侯官这个名字一直保留至今,甚至被用来代称福州。侯官文化与闽都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从地域上看,侯官隶属福州,因此侯官文化自然是闽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侯官文化也有其特定的时空概念与特殊内涵,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侯官文化的“基本盘”主要为如今的大福州地区,同时也延伸至与之有着紧密历史、文化联系的周边区域。

侯官地区自古以来文化积淀丰厚,文教发达、科第繁茂,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精神,孕育了许多文化名人和英雄人物,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侯官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侯官文化内涵丰富,包含着爱国主义、崇尚科学、严谨治学、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精神。从历史深处走来,实干担当精神是热血的凝聚,仁人志士为家国挺



宋建晓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身而出,书写壮烈篇章;崇尚科学、严谨治学之风昌盛,学府林立,孕育无数学术栋梁;开拓创新宛如灵动火花,点亮发展前路,催生新技艺、新思潮;实干担当更是底色,民众躬身耕耘,让梦想落地生根。这种文化特质在侯官文化名人的身上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如林则徐、沈葆楨、严复等人,他们不仅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更是在推动中国近代化发展和促进民族觉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侯官文化的宝贵精神一脉相承,现如今“侯官”不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文化符号,持续为当今社会发展赋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侯官文化是闽都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精华所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人文价值,对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近年来,福建省在深挖侯官文化这一地域历史“富矿”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实践,致力于将这一文化瑰宝传承并发扬光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实践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福州地区大学城毗邻古侯官所在地,已经成为福建省科教资源集中和创新创业活跃的重要区域,为侯官文化的现代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2022年6月,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在福州大学城考察侯官历史文化遗址时,强调要全面保护侯官文化,深入挖掘其内涵,系统梳理其脉络,推动侯官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福建江夏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宋建晓推动组建了跨专业的侯官文化研究团队,并设立了侯官文化传承推广中心,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和推广,为福州地区的教育和科研提供精神支撑和文化滋养,为新发展阶段福建建设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让侯官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动和数易其稿的打磨,《侯官文化概论》终于问世。这是一部探讨和阐述侯官文化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精神特质及其现代价值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侯官文化的一次全面梳理和深入研究,更是对侯官文化精神内涵的一次深刻挖掘,全面展现了侯官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侯官文化概论》的出版,不仅是对侯官文化研究的一次重要贡献,更是对侯官文化传承和推广的一次有力推动。期待这部著作能够成为侯官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为侯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智慧和力量。随着侯官文化的不断传承和发展,它必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金色故乡三部曲”

层层叠叠,勾勒故乡众生相

□林培源

蔡崇达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风格鲜明的“金色故乡三部曲”。

读完作品,最先引起我思考的是,为何三部曲的命名从原来的“命运三部曲”变成了现在的“金色故乡三部曲”。稍作思考之后,我就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故乡”是三部曲所依托的地理背景,是一个外壳,一个将小说的内容兜住、托底的东西;而“命运”则指向这三部作品所要表达的、诘问的、对话的甚至是对抗的对象。一表一里,一内一外,使得三部曲互为镜像,彼此映照。

把故乡凸显出来,将命运藏在背后,留给读者的是一个更加直观的文学形象。毕竟人人都有故乡,但并非每个读者都能识别命运的面貌。从闽南故乡走进来,最终会通达对命运的思考,反之亦然。我想,这就是“金色故乡三部曲”命名上最重要的辩证关系。

蔡崇达在小说叙述技法上的娴熟和坚实,尤其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命运》中。如果说《皮囊》和《草民》作为三部曲的一头一尾,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道,那么《命运》作为三部曲的腰部,则彰显出一部优秀长篇小说所具有的长度、密度和深度。

《命运》以第一人称贯穿始终,即将寿终正寝的阿太(曾外祖母)和曾外



蔡崇达
广州出版社

甥“我”一问一答,在叙述上构成双声部。但我们能辨认出来,同时也听得最清晰的是阿太的声音。以阿太为主要叙述人,是《命运》区别于其他当代长篇小说的很重要的标志。当这位来自闽南海滨小镇的长者开口说话时,我们听到的是海风、岁月、活着、子孙、神明、信仰,以及最抽象又最具体的命运。

因此,所谓的命运就落在阿太的回忆和自述之中。阿太的回忆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小说的叙述形式和结构。想要

了解何为命运,如何和命运相处,甚至阿太如何“生下”她的命运,都必须借助回忆这一形式来完成。从这点上看,蔡崇达找到了最适合这部长篇小说的叙述结构。

阿太祖辈的生活——比如沿街叫卖胭脂的爷爷、走遍东石镇各处庙宇和神明对骂的母亲,阿太的出生以及她和“无儿无女无人送终”的命运判词之间的搏斗,共同构成这部小说最吸引人也最能引发读者共鸣的动力。《命运》前半部分讲的是“团圆”的故事,也就是阿太从“无儿无女无人送终”的判词里挣脱出来、子孙满堂的故事,后半部分讲的是“分离”的故事,妹妹蔡屋阁和她的两个养子杨北来和杨西去去了马来西亚,而阿太和女儿杨百花留在东石镇。不管是团圆还是分离,小说讲的始终是人生如何活着这一命题,讲的是中国人最寻常最根本的生存伦理问题。这部小说叙述上有一种迷人的力量和强度首先就体现在这里。

其次,《命运》的魅力还体现在小说口语化的语言,它一方面模拟叙述人阿太的口头叙述,另一方面又夹杂明快、凝练的现代汉语,形成叙述的波浪,一层一层,层层叠叠,这是我在阅读时觉得最有审美效应的部分。蔡崇达

写人物对话是那么活灵活现,许多短暂出场的人物,比如小说中因羞愤寻了短见的村长,仅仅依靠几处对话,就把其人物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

再次,用蔡崇达的话来说,《皮囊》“生”出了《命运》这部长篇小说,又通过《命运》“生”出了《草民》这部小说集。读过《草民》的读者应该能辨认出来,小说里面的好几篇作品,比如《欢迎你再来》《转学》里面的黑昌和许安康,他们的母亲就出现在《冲啊,猛虎》里,是观音阁姐妹团当中的人物。《命运》的主人公蔡屋楼、蔡也好等女性由此成为不甘屈服于命运、带着韧劲和一股狠劲活着的中国人的形象缩影,构成了《草民》这部小说集中许多人物的“原型”。某种程度上,小说的写作也是如此,一环扣一环,不断地写,不断地生成作品。

《皮囊》《命运》《草民》构成了“金色故乡三部曲”,从历史纵深的挖掘上来看,这是一组地方性的作品,它在深度书写个人命运的同时不忘照国家的命运;从书写的地理空间来看,它又带有世界性,闽南和东南亚的联动构成了小说的全球性视野。我想,“金色故乡三部曲”最重要的文学意义,或许就在这里。